



格非六短篇

格非 著

海豚出版社

格非六短篇

格非 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格非六短篇 / 格非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6.6

(短篇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10-3294-2

I. ①格… II. ①格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3935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策 划: 林建法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朱敬利 谭文雯

美术编辑: 杨小洲 闫 鸽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787毫米×1092毫米)

印 张: 3.125

字 数: 38 千

印 数: 1-3000

版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3294-2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| | |
|----|--------|
| 1 | 初 恋 |
| 12 | 凉州词 |
| 28 | 紫竹院的约会 |
| 41 | 解 决 |
| 53 | 苏 醒 |
| 69 | 戒指花 |

初 恋

离婚之后，季康常常向我提起，尽管他现在对前妻已无感情可言，可还是忍不住要通过各种渠道去打探她的消息。只要想到她的身体可能与另一个陌生男子交合，他就会受不了。“也许还不止一个，”有一次，季康对我说，“我们的离异很可能使她破罐子破摔，我了解她的为人。”看起来，他被那种恶魔般的阴影缠上了，在这片晦暗的阴影中，他能“看见”自己的妻子以他所熟知的方式委身他人。“甚至，有一回，我还梦见了你……”季康在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还宽宏大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似乎我真的与他妻子上过床，而现在他则原谅了我。

季康的这种多少有点病态的心理，我或

许不难理解，而他的前妻对此是否有过类似的联想，我们却不得而知。季康说，他当初并不一定非得与她离婚不可，就像几年前他并不一定要与她结婚一样。情况的确也是如此，我们猜测，他们婚姻的最终崩溃与一个女研究生的介入有关。

有关这个研究生的情况，我们所知甚少，她的相貌不算难看，但也说不上如何出众。这就是说，见异思迁一类的解释在此并不完全适用。我们只是听说，季康的妻子在意识到危机将临之时，立即着手全力挽救，起先是苦苦哀告，然后是日复一日的自我悔过，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她实际犯下的种种过失，当然，就像许多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女人一样，也曾发出过很多无用的恫吓。

有一天，季康与妻子在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商量离婚之事，他的妻子也许是受不了精神上持续的刺激，猝不及防地尖叫了一声，向前狂奔了五十米，最后一头扎入了湖中。季康在这个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，他平静

地点上一支烟，冷冷地注视着湖面。“要知道，一个会游泳的人要被淹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事后，季康这样向我解释道。

最后，一个骑三轮车的工人将她救起，送到了医院。季康来到她病床前所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如今这个世道，自杀已经吓唬不了谁了，你趁早别来这一套。”随后，他看见两行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流了出来。

“到了那会儿，我知道，她已经死心了。”

说起来，我与季康虽然同属一个系科，却也算不上是知交。不过，他离婚这件事却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馈赠。在他离异后那段倒霉的日子里，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向他表示一下我的感激。关于这件事，我在不久之后就要谈到。

感情上的纠缠宣告平息之后，办理离婚手续的过程就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了。住房原本就是妻子父母的财产，对此，我的朋友自然不能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，而两个人在若干年内所积攒的财富（幸运的是，其数

量与种类不算庞杂)，则需要经过一番仔细的运算与分割。总的来说，气氛是友好的，分配也体现了谦让的原则。比如说，家用电器以及许多值钱的大件家具一律划入妻子的名下，像书籍、唱片一类的物件则理当归季康所有。从这件事后来的进程来看，还是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极为重要的问题被他们忽略了。

他们俩最终分手的那天，我们系的几位同事去帮季康搬家，那名女研究生也一同前往。面临这样的场合，她也许感到有些不安，就拉了一个名叫张末的女生前去做伴儿。

我们几个骑着黄鱼车，穿过了大半个城市，最后在大连西路的一处弄堂口停了下来。我们准备上楼的时候，研究生似乎有些不耐烦地向季康嘱咐道：“最好快一点，别黏黏糊糊腻味个没完。”季康点点头，问她是不是一起上去，研究生的柳叶眉即刻竖了起来：“我上去干什么？你本来就不该拉我来。离个婚还弄得什么似的，又不是游行示

威。”她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，于是，她就一个人留在了楼下。

我们来到了七楼。门开着，季康的妻子正在阳台上给几盆瓜叶菊浇水。很显然，她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时刻做了精心的准备，刚刚洗过澡，松散的长发披在肩上，房间里散发出一股树脂般清新的香气。屋子收拾得十分整洁，厨房里的一排不锈钢炊具被擦拭得锃锃发亮。她的脸色明朗而红润，似乎已没有了往昔的那种忧郁，那种故作冷漠的神情。她甚至还给了张末一包话梅，随后，她们俩在阳台上说了会儿话，还跟着录音机里钢琴的节拍哼了一段曲子。

“这正是我担心出现的场面，”季康在书房整理杂志时突然低声对我说，“你也许会问，既然我受不了这种场合，那当初我干吗要与她离婚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恐怕我告诉你，你也不会相信，我们结婚至今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屋子收拾得这样整洁，也从未意识到她有这么漂亮。你知道，

她以前总是一副懒散的样子，仿佛永远睡不醒……”

我提醒季康，她今天这样做，也许是以女人所特有的方式对他表示歉意，也许还有挽留、惜别之意。

“你错了，”我的话似乎引起了他的不快，“她这样做，无非是为了暗示我，我根本不配享用居室的清洁，不配享用她……”季康正这样说着，张末已经走进了书房，他摇了摇头，没再说什么。

那些书籍很快就整理完了，我们将它们分装在四辆黄鱼车上。我和张末最后离开这个房间，当时，她的怀里抱着一大堆旧衣服，其中的几双袜子所散发的气味使她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扭过头去。临到告别的时候，季康的脸色还算正常，他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转悠了半天，好像在盘算着应当与他的妻子说上一两句什么，最后，他从床下拽出一双破皮鞋，拎在手里，招呼我们下楼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妻子突然说了一

句：“请等一下。”我发现，听到这句话，季康明显地松了一口气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那调侃般的语调：这娘儿们到底还是憋不住了。

事后，我多少次一遍遍地回忆起这个美妙的时刻。最后一分钟。我们准备下楼。季康的妻子突然叫住他。于是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变得不可逆转了。

我们之所以会留下来，是因为季康让我们不要离开，季康之所以让我们留下来，按照张末的分析，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一个人留在楼上会使那位研究生感到不快。

我看见季康矜持而冷漠地转过身去，对他的妻子说：“你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。”他的妻子露出嘲讽的笑容，“还有一些东西，你忘了将它们拿走了。”

在过道的一张茶几上，堆着一摞绒面考究的相册。季康愣了一下，随后将头探向窗外。楼下，那名女研究生此刻正在一排垃圾桶的边上焦急地踱着步子。她不时地看一眼

腕上的手表，然后抬头朝楼上张望。

如何分配这些照片，远比想象的要复杂。问题在于那些合影照片的归宿，因为两个当事人都表示不愿收藏它们。季康严肃地指出，指望由他来收藏这些“记忆的残片”至少是不人道的，既然两个人的结合被证明是愚蠢的，他现在所要做的是将往昔的岁月彻底埋葬。他的妻子立即反唇相讥，她说她完全同意季康对他们婚姻的描述，“是的，我的确十分愚蠢”。她接着声称，她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与猪猡般的生活尽快诀别。

由这些照片而引发的彼此攻讦与种种难堪，用季康自己的话来说，是往常的浪漫岁月向现在索取的必然代价。

在某一家酒店的婚礼上，季康显得踌躇满志。他正谦恭地将一枚戒指戴在妻子的手上。他的妻子眉头紧锁，身体朝后仰去。如果不是季康的口臭使她难以忍受，那么她的郁郁不欢一定另有原因。

随后的一幅照片将我带往炎热的南方。

他们俩正在水中嬉戏，海面上风平浪静，海岸上细沙如银。季康拉住妻子的一只手，另一只手则抚摸着她的臀部。两个人都在纵声大笑。照片的左下角是一个戴墨镜男人的侧影，他的目光似乎在注视着海面上的一尾黄帆。在接下来的一幅照片上，这个男人再度出现，季康的妻子与他相向而坐，而季康本人则在一边若有所思。

我一连往后翻了几页。现在，那名女研究生终于出现在季康家的餐桌上。从照片下端打出的日期来看，这次相聚与他们的婚礼刚好相隔三个月，女主人正往研究生的碗里夹菜，而后者竟然毫无觉察，她好像与邻座的季康因为什么问题而发生了争执。女主人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担忧，不如说是暗自庆幸，也许两者兼而有之。闲坐在一旁的是一位老人，她很有可能就是季康的岳母。她的表情十分严峻，显示出老人判断力的锐利，她仿佛在对她的女儿说：“你就等着瞧吧……”

我在翻看这些相册的同时，张末正在整理那堆没有入册的相片。她耐心地将那些照片分成三类：季康的，他妻子的，他们的合影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胳膊，悄悄地塞给我一帧照片，我注意到她的脸因为羞怯而涨得通红。

这是一张快速成像照片，色彩显得很真实。我看不出这张照片有任何奇特之处，照片上也未标明成像的日期。不过，我很快就发现，在照片的背面，有两行用自来水笔写成的小字，上面一行无疑是季康的手迹，内容多少有些猥亵：“今天晚上，你会感到吃不消的……”而他的妻子在下面则这样写道：“那你就试试看……”

我们骑着黄鱼车离开大连西路的时候，天早已黑了。街面上行人稀少。我注意到，股票交易大楼顶端的广告牌已经更换。

当天晚上，季康请我们几个在学校后门的一间简易餐厅吃饭，还喝了酒。后来，我们就控制不住地唱起了一些老歌。张末开始

流泪，我们唱着歌，谁都不会去注意她。再后来，她的一只小手绕过桌腿，悄悄地伸过来，搁在我的膝盖上。

现在，我们结婚已经四年了，除了结婚证书上的合影之外，我们再也没有在一起拍过一张照片。我们信誓旦旦，永不分离；我们未雨绸缪，时刻准备，各奔东西。

凉州词

闲谈

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内声名显赫的学者，临安博士近来已渐渐被人们遗忘。四年过去了，我从未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。正如外界所传言的那样，不幸的婚姻是导致他最终告别学术界的重要原因。最近一期的《名人》杂志刊发了一篇悼念性质的文章，作者声称，据他刚刚得到的讯息，临安先生现已不在人间，他于一九九三年的六月在新疆的阿克苏死于霍乱。直到今年秋天，当临安博士背着沉重的行囊突然出现在我寓所的门前，上述推断才被证明是无稽之谈。

他是从张掖返回长沙的途中经过上海的。

由于那则不负责任的谣传和多年不见的隔膜，我们相见之下令人不快的尴尬是不难想象的。这些年来，世事沧桑，时尚多变，在大部分人忙于积攒金钱的同时，另一些人则自愿弃世而去，我们的谈话始终笼罩着一层抑郁、伤感的气氛，临安博士已不像过去那样健谈，激情和幽默感似乎也已枯竭。我们长时间看着窗外，看着那些花枝招展的少女穿过树林走向食堂，难挨的沉默使我们感到彼此厌倦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临安先生尽管学识丰湛，兴趣广博，却称不上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，他的研究方式大多建立在猜测和幻想的基础上，甚至带有一些玩笑的成分。对于学术界在困难的摸索中渐渐养成的注重事实和逻辑的良好风气，临安常常出言讥诮，语露轻蔑：“捍卫真理的幼稚愿望往往是通向浅薄的最可靠的途径。”

四年前，他将一篇关于李白《蜀道难》的长文寄给了《学术月刊》，从此销声匿迹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一口断定《蜀道难》